

为伊消得人憔悴

——李荣吉先生的藏宝库（续）

前文讲到中产阶级教师李荣吉先生，自幼即开始收藏，从碑帖收起，进而书法，进而金石国画，再而油画。荣吉自台湾师大归来，由于对马来西亚槟城和吉隆坡等地的收藏圈非常熟悉，又很快打入新加坡的收藏圈，开始大展拳脚，对艺术的狂热给他一种如痴的执著，几乎看他每周都在购藏。

那荣吉有没有打过眼呢？他说自己一直看的是喜欢的东西——创作水准高，值得欣赏收藏的作品，从未追逐过市场，不会因为某些藏品热闹而执著，因此极少打眼。在艺术家尚未爆红之前就收藏了他们的作品（例如饶宗颐先生和王明明先生），就算是打眼，因价钱极低，也只是小伤，无损全局。

捡漏可算是常有，尤其十数年间买货的价格以今天的行市来看，哪个不是漏？！那有没有卖漏了？荣吉说到这真是多有无奈。好友的小圈子里都知道他卖潘天寿（图1）的事。1998年前后有一件潘天寿的《竹石图》在中国上拍，当时估价约在 RMB8 万，没有成交。此画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流入，原是狮城著名藏家陈之初旧藏，流传有绪，曾出版于《狮城珍藏》。画作回新后，荣吉从一位资深的经纪人那里以约 RMB5 万购得此作，秘而不出。但 2005 年荣吉打算购房，遍寻资金，母亲一向不太认同他这一长辈眼中颇有“怪癖”的爱好，以语激他卖掉藏品套现。适逢身边又有一位朋友在中马两地穿梭经纪，三番两次讨要，荣吉遂以 RMB10 万将《竹石图》出售。钱入袋为安，自此母亲相信，他花重金淘来的那些旧纸真的可以卖钱。

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对有地产业的买家有国籍限制，外国人买有地住宅，选中了房子之后得逐案审批，最后由于移民政策突然收紧，这笔交易未被批准，房子当时没有买到。白白地失了一件潘天寿的精品，荣吉真是捶胸顿足。提起此事，荣吉只有吟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众所知潘天寿与徐悲鸿身处同一时代，在美术教育的理念方面有相当的差异。徐悲鸿留法归来，深深推崇欧洲古典主义写实，并力挽国画临摹前人、不事创作之陋习，推广西画速描写生，以期改革国画之颓势。而潘天寿自传统中求创新，在国画创作领域坚持传统文人的笔法逸趣和水墨精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近现代文人画家。

这件潘天寿的精品有 5 尺多长，画单竹一支，顽石一粒，清到无言自可人。以竹写意，以诗传情，枯笔咤吒，老墨纵横。“草长佛头青，山空春寂寂。一雨又如烟，湿云和露滴。野塘碣岸侧，新粉腻春香，不恨由意长，下笔忆萧郎。”将他的文人情怀抒发地淋漓尽致。难怪荣吉先生有见画如见知己的感动。

据说此件被经纪淘去之后，很快被接手的买家上拍。在查找此件的交易纪录时，不经意间却翻到一件双胞胎。在北京某拍卖行，2011 年 9 月 17 日中国书画专场，以 RMB69 万成交。现将荣吉旧藏，曾于 2003 年在新加坡美术馆《狮城珍藏：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展》展览，并于同名画册出版之潘天寿“竹石图”（图1）与另外那张北京拍卖件（图2）同列于此文，从写竹勾石的笔法、墨色，跋文的书法作个对比，清者自清。



图 2 - 北京某拍卖行 2011 年 9 月 17 日中国书画专场，以 RMB69 万成交

潮汕藉著名近现代画家刘昌潮擅写竹，荣吉收藏了他的数件精品竹画。刘昌潮曾语，只见其清，不见其气，不谓竹。竹的茎节笔虽断，气相连，因以其喻气节。荣吉戏言，照猫画虎的结果，画出来的不是竹，是扫把……

在书法和篆刻领域的多年心得在书画鉴定时大有助益，因为仿作书法比仿画困难地多。齐白石在世时就面对大量仿画的困扰，特地刻了“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和“有眼应识真伪”两方印（图 3），坚持打假。讲到由读印而鉴伪，忍不住问荣吉有何心得。他说内行从字画的铃印上，可以读得出印章的材质，甚至是篆刻所用的刀法，至于近年颇为恼人的电脑复制印章也会原形毕露。以书画常用的材质石玉铜来说，石印蓄油量，落印后匀称饱满；玉印蓄油少，如果盖在吸油比较好的宣纸上会显得平板干涩，比如历代玺印；而铜印完全不吸油，盖完后会出现渗油现象。电脑制板比较接近铜印，线条较浅，不够干净利落。这些当然是相当专业的心得，我辈收藏者还需多多练习体会啊！



图3-齐白石篆刻朱文印“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与白文印“有眼当识真伪”（摘自天津杨柳青1992年版《齐白石三百石印》）

对自己特别喜爱的大师和精品，有机会的话最好是能够收最少2件，这样如果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有一件也许不得不释出，自己至少还得以保留一件。收藏家一生中几乎都会遇到一次急需现金的情形，无奈需将藏品套现；又或者遇到同好互换心水的藏品。荣吉仍然保有一件潘天寿的书法精品手卷（图4，局部），潘天寿在游飞来峰后赋诗一篇，写景亦抒情，至为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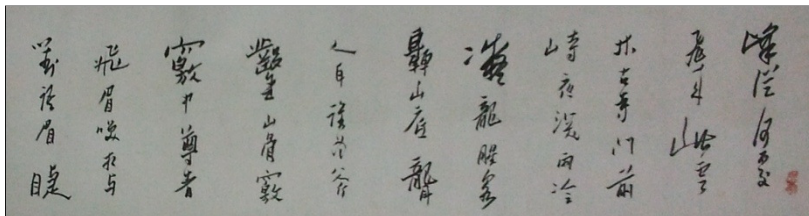


图4-潘天寿游飞来峰后手记诗卷（局部）

收藏中有没有遗憾？当然有。去台北读书前，有位老先生要让出一件齐白石“大红菊”扇面，上绘红黄白菊各一枝，雏菊数朵，笔法老辣，花大叶少色浓乃白石八十后作。时价马币三千（约RMB1万元），画与字皆精，价格亦诱人。即将动身求学，荣吉虽然心动却不敢随意花钱。老先生甚至允许荣吉将画带去台湾，自留或出售，回返后再还钱。出于安全考虑，荣吉未敢照办，只身赴台。在台北的学长支持荣吉买下这张画，数月后荣吉再来询问时，遗憾地发现机会溜走了。原来其间齐良末到槟城办画展，际遇老人家的这件白石精品，为其留字一幅，证明是乃父真迹。有了身份证，画很快就卖掉了。

在八十年代末还遇到傅抱石的一件三尺山水，当时傅抱石的画已受管制不能出境，画被截成两半后出境，又重裱，几乎天衣无缝。价马币数千。观抱石山水足以忘忧，可是荣吉对画曾为两半耿耿于怀，再等等吧，这么年轻就遇到了梦中的傅抱石，还有机会的。此去经年，傅抱石山水已是千万身家，人生若只如初见，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收藏是眼力、体力、智力和财力在整体上的较量，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但要求藏家长期不懈对于主攻门类进行阅读、吸收、比较、钻研，其他边缘的甚至不相关的内容也竭尽所能，触类旁通，博闻强记。奇妙的是，机会不知何时会来，但常常来得很突然，有准备的人才会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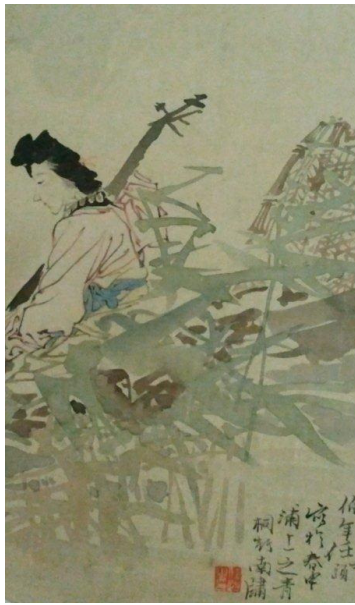


图5- 荣吉所藏任伯年仕女图（局部）

就在去年一位上了年纪的收藏家让出一套李可染扇面两件，引来买家将其中一件高价买走，买方认为另一件不够开门没有要。荣吉从书法和印章可以断定是李可染早期所作的童子牧牛扇面，卖方因为另一件赚了好钱，而荣吉又是懂画的同好，将第二件扇面赠给了荣吉。荣吉凭着好眼力和好人缘，在名家书画如此高位的时候，居然捡了一个漏。

近年中国书画市场如梦似幻，许多前所未想的价位都已在市场上成为现实，引人无限遐思。对热爱收藏的人而言忧大于喜。新加坡本地以岭南移民为主，潮汕等地清代以降就以书画传家，不论贫富教育为本，藉以持守华人传统。海峡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成为连接东西和种族交汇的枢纽，以丰富的收藏接续与大陆故土的纽带，也成为世界接触了解华人文化的窗口。而新加坡建国后所推行的文史教育不足以使新生代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的深厚。近年一批批自京沪江浙等地的书画经纪，频繁往返于新中两地，以比较高的价格（比本区域的藏家高一手价）将新马等地庋藏的大小名家作品带回中国交易，多数上拍求善价，以致于区域内一个世纪的民间收藏在近十年过半失落。对于能够理解欣赏的真实藏家而言，释出一件好藏品也希望它能够找到一个理解珍惜的人，就像给女儿找一个归宿。眼看一件件精品在拍卖会上轮番过手，被一批批资本接盘，心里知道这些珍品一旦流出，也许再也没机会回到本地，不免嗟吁。而本地的货源也日渐稀少，价格日高，成为藏家无可回避的一个挑战。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又想到前文日本工薪收藏家宫津太辅的执著与收获，谨以励志，也祝福荣吉收藏风平浪阔，山高水长。